

品中国古代文人

关汉卿 王阳明 袁枚 吴敬梓 蒲松龄
曹雪芹 郑板桥 纳兰性德 王国维

元明清文化 名人小传

远林 新宇 著

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史
在经典诗文中感受文化脉动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明清文化名人小传 / 远林, 新宇著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21.5
(品中国古代文人)
ISBN 978-7-5702-1601-7

I. ①元… II. ①远… ②新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列传—
中国—元代—清代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79070号

责任编辑: 张远林 朱 焱

责任校对: 毛 娟

封面设计: 颜森设计

责任印制: 邱 莉 杨 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珞珈山学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 1/16 印张: 14.75 插页: 1页

版次: 2021年5月第1版 2021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44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元 >>>>

关汉卿：绽放在俗世里的奇葩

一 世变 / 004

二 浪子 / 010

三 斗士 / 017

明 >>>>

王阳明：知行合一

一 我本狂者 / 025

二 “五溺三变” / 027

三 龙场悟道 / 031

四 致良知说 / 036

吴承恩：神魔现实主义鼻祖

一 家世 / 041

二 迷途 / 042

三 游戏 / 044



四 幻想 / 048

汤显祖：戏剧“梦幻”大师

一 神童 / 052

二 狂奴 / 055

三 茧翁 / 058

四 巨匠 / 059

清 >>>>

蒲松龄：于热场中作冷淡生活

一 科举：期许跃龙津 / 068

二 坐馆：游子心易酸 / 076

三 聊斋：集腋为裘，浮白载笔 / 083

纳兰性德：我是人间惆怅客

一 佳公子：人间富贵花 / 091

二 至情人：情在不能醒 / 096

三 金兰契：肝胆皆冰雪 / 103

四 饮水词：心事几人知 / 112

五 惆怅客：生活在别处 / 118

郑板桥：难得糊涂

一 另类少年 / 123

二 风流措大 / 128



三 入世诱惑 / 132

四 一官归去来 / 135

五 三绝诗书画 / 141

吴敬梓：儒林怪杰

一 家声科第从来美 / 147

二 从出嗣到移家 / 149

三 十年沉潜撰讽书 / 154

四 伟大也要有人懂 / 155

袁 枚：人生贵在适意

一 抽离官场 / 161

二 经营随园 / 165

三 美文美色 / 168

四 美食美景 / 174

曹雪芹：繁华过后是苍凉

一 极贵极贱的身份 / 180

二 极盛极衰的家境 / 183

三 谋道：一个离经叛道者在世俗标准下的挣扎 / 187

四 谋食：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力 / 191

五 红楼是梦原非梦 / 197

王国维：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

一 哲学梦 / 204



二 文学梦 / 211

三 甲骨与敦煌“朴学”梦 / 215

四 梦碎 / 221



古 品
代 中
文 国
人



元

关
汉
卿



关汉卿

绽放在俗世里的奇葩 >>>>

关汉卿及其杂剧是绽放在俗世里的一枝奇葩。

他“一空依傍，自铸伟词”，使中国文坛上有了与唐诗、宋词鼎足而立的另一种文学形式。唐诗的外向，宋词的內省，是士大夫表达意志和情感的两种不同的途径，从根本上看，他们都是文人化的、雅化的。而元曲，则一头扎进了人间烟火中，扎进俗常人世里，用本色当行的语言和形式，表达草根的、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。

关汉卿从骨子里来看，是抱持着儒者的传统理想的。但命运却没有让他按既定的路子走下去，世变打破了原有的方向，时势推动着他，他又顺应了这个大变局，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人。

他心中的儒者理想，在现实中无奈消解。他一变而为浪子，而为斗士。但心中的理想光芒从未真正熄灭。

它们换了一种形式，或是披上了不同的外衣，向世人诉说。



一世变

关汉卿文名甚高，无论是在当世还是在后世。这一点和那些生前文名不显、死后才慢慢被后世发现的大作家颇有不同。

但在元代，他仅仅只是一个文人而已。因为没有社会地位，正史或高文典册中，没有关于他的记载，在零星的野史或笔记杂录中，我们才慢慢拼凑出他并不完整的一生。

他的生卒生不详，或说是 1210 年前后至 1300 年前后，大概生于金末元初时期。

他籍贯不详。或说是山西解州，或说是河北祁州，或说是北京大都。这三个地方，都是他生前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，在他的一生中，都有重要的影响。无论取哪一种说法，他们都在北方，是金人及元人统治的地方。

他祖籍不详。或说他的远祖是关羽。金灭北宋之后，以淮河为界，与南宋划江而治。关汉卿家在北方，因而就留在了金人统治区内。他的父亲关怡在金朝或许是一个小吏，因而他的家境要好过一般的平民百姓；他的叔叔关灿是医户，关汉卿后来精通医术，或许与此相关。

金人入主中原后，推行汉族文化，遵循着前朝的科举取士制

度。作为汉人的关怡，在北方沦陷时，没有离开故土，和大多数北方人一样，他做了金朝治下的一个小吏。

让我们把目光暂且投向山西解州。

1210年前后，关汉卿出生了。不难想象，作为汉人，关家祖上以至关汉卿父亲这一代，大都遵循“奉儒守官”这一传统，这也是绝大多数士大夫家庭的必由之路。要走这一条路，就必然要通过科举考试。

由于史料的缺乏，我们无法知道关汉卿幼年时接受教育的详细情况，但他接受了传统经典的教育是确定无疑的。如果没有传统经典教育深深植根于他的血脉中，如果没有青少年时打下的深厚的童子功，也不可能会有以后的元曲大家关汉卿！他的杂剧中，且不说思想倾向，单看那些丰富的、充满奇情壮彩的文辞，出入经典、纵横捭阖、信手拈来的典故，就深深表明他的传统儒学功底之精深。

在学习经典、一心一意为科举做准备的同时，青少年时期的关汉卿也深受家乡另一种风俗的影响。解州是盐产地，当地建有祭祀盐神的池神庙，每当春秋祭祀或是其他重要的节日，村民都会来拜祭，有时还会碰上搭台唱戏的大活动。

戏剧最初和民间祭祀不无关联，只是这种萌芽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发展壮大。宋代，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，勾栏瓦舍的兴盛，戏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，宋代杂剧的发展，为元杂剧奠定戏剧折



子和行当角色的基础。

池神庙的搭台唱戏，在青少年时期的关汉卿心中种下了一颗戏剧的种子。也许，在当时是模糊的，是无意识的。一旦这颗种子找到了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和契机，一定会破土而出。

据文献记载，关汉卿曾为“太医院尹”，在金代“太医院尹”为二品之职，若关汉卿果真是“太医院尹”，一则是太年轻，二则官居二品之职的人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正史不可能无载。而如今，我们在正史当中丝毫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。

根据合理推测，我们只能相信关汉卿父辈中有人是医户，而关汉卿除了接受经史的正统教育外，也一定耳濡目染，旁学杂收了一些医学知识。学医，便相当于有了一技傍身。也许那时的关汉卿并没有把学医当作一个职业来对待，但他却在家学濡染之下，有了旁人没有的便利。日后，关于他医术高明、妙手回春的传说不少，而他的杂剧中，也有不少医学方面的术语。

如果历史的轨迹没有发生转变，如果金朝没有被元朝所灭，或许，关汉卿就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在到了科举应试年龄后，走上科举取士之路。

但是，时势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。

公元1210年，铁木真公然羞辱了要求他朝拜新君的大金使者，这个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雄鹰，羽翼已丰满，对昏懦无能、日渐衰

微的大金，早已不放在眼里。

第二年，蒙古大军铺天盖地逼近金国的西京，守将弃城而走不说，还串通几个心腹，将前来兴师问罪的皇帝趁乱毒杀，金国将皇帝的女儿进贡给成吉思汗，意欲求和，却依然阻挡不住铁木真一路向前、直逼中都的野心。

铁蹄所到之处，满目疮痍，哀鸿遍野。铁血的蒙古军，仿佛杀红了眼。

这样的环境下，关汉卿怎能安心求学？如风中残烛、苟延残喘的大金，又怎能确定给天下士子一个应考的机会？

十几岁的年龄，正是谋取前程、积极应考的大好时机。

在战乱稍稍平息的境况下，满腹经纶的关汉卿不得不离开家乡解州，去往解州的首府平阳。他期待着，在那个更广大的舞台上，能谋得机遇。

平阳是帝尧建都之地，那里气象不凡，曾是仅次于金中都的胜地。

平阳也是让历史学家颇感惊讶的地方，蒙古军所到之处大肆屠城，而这里却是幸免之地。也许是平阳的文化和经济繁荣，让铁木真在举起屠刀之际，略有迟疑。毕竟，蒙古的统治，也需要维持这样的重镇。

在这里，异常繁荣的市场文化，让一心谋仕的关汉卿深深



触动。

在目前的乱世之中，正常的人生轨迹早被打乱，科举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正常开科。在家乡萌生的那颗戏剧种子，在平阳兴盛的戏班子的催动下，按捺不住要拔节生长了。

所学的满腹经纶，如果不能用在科举上，至少也可以用在戏文上呀。来到平阳，他也得为自己的生存谋取出路。而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戏班子，还有专供戏剧人聚集的散乐大行院。

在这个动荡的年代，在这片相对安宁的土地上，这里的人似乎没有受到太多战乱的扰攘，对生活依然抱有热情，唱戏、唱曲、观戏的，异常繁盛。

平阳“士庶薄文章”“歌舞盛优倡”，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因缘际遇，关汉卿在平阳结识了大行院中的一批人，如善于写剧本的狄君厚、于伯渊、孔文卿，还有后来与他成为好友的石君宝。交流切磋和耳濡目染当中，关汉卿也开始了他的杂剧创作。

他生来倜傥，“博学能文、滑稽多智”。深厚的经学功底、多智的倜傥个性和旺盛的市民需求相结合，还有胸中喷薄而出的激情，促使他创作出一系列的杂剧。我想《单刀会》《西蜀梦》这些历史剧，应当诞生于这个时期。

是的，这个时候的关汉卿，面对着江山易代，面对着神州陆沉，面对着自己的满腹经纶无用武之地，科举之途就此被打断，青

春的激情和热血，理想的鼓噪与压抑，让他像一个天才一样，创作出了反映他心境和期盼的历史剧。

在剧中，他借历史人物关羽，抒发了心中的志气和积郁。

在《单刀会》中他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以忠义神武著称于世的蜀汉大英雄关羽，讴歌他的英雄气概，并将江山易代之际汉族人民不甘屈服的抗争情绪融入其中。他呼唤像关羽一样的大英雄，在陵谷变迁的关键时刻，所向披靡，叱咤风云，带领汉族人民挣脱蒙古铁蹄的践踏和锁链的束缚。

“百忙里称不了老兄的心，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”，关汉卿的胸襟和气魄不言而喻。

但高扬的理想旗帜，在灰暗的现实中被掩盖了光芒。英雄的心在泣血！他知道理想的可贵、勇气的可贵，也知道现实的残酷与世道的悲凉。

所以在同样以关羽为主角的《西蜀梦》中，他写了英雄人物的失路之悲，写了英雄的悲剧。在《哭孝存》中，他对造成英雄悲剧的深刻社会原因予以揭示。

他一出场，便卓尔不凡，将元杂剧推向了一个高峰，并引领它继续奔向繁荣的大道。

那洋溢在字里行间的自尊自爱，那干预现实的昂藏勇气，那抗拒邪恶的顽强意志，那激浊扬清的爱憎倾向，是青春的关汉卿对这个世界的宣言。



所以，他的杂剧，模仿不了，因为那里面融进了他高扬的生命意志和个性特色。

也许他还年轻，涉世不深，还没有在现实的历练中扎下深深的根，他只能借历史人物来传达他的心声。但历史不是死的，而是活在人心中的。他巧妙地选取了具有巨大民心凝聚力和民间影响力的独特人物——关羽！这个主要人物的选取，也让他的杂剧，甫一诞生，便有了极大的观众基础。

种种机缘巧合，让他和他的戏剧，在诞生之际，便达到了高峰！

二 浪子

1215年，蒙古军围困中都，金宣宗迁都汴梁。

接着，成吉思汗病逝，诸子争着继位，放缓了对金的南征，汴梁相对平静。

这让关汉卿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，作为汉族的子民，能回到北宋曾经的都城汴梁，怎能不让人激动？

他决定到汴梁。

那里金国官员云集。

只是金国苟安的梦，并没有维持多久。1233年，蒙古攻陷了汴京，所到之处，留下的只有死亡和瘟疫。1234年，随着金哀宗



仓皇逃向蔡州，金国宣告灭亡。

关汉卿也加入了逃亡的队伍。他一路向北，最终在祁州伍仁村落了脚。

祁州是有名的药材基地，精通医术的关汉卿选择落脚此地，或许有这个原因在。在乱世，救死扶伤越发重要，他也只能暂时依靠这点本领，先在乱世中维持基本的生存。

在祁州他一边治病救人，一边整理思绪，酝酿着新的剧本。

如果没有这点寄托，何以在这个乱世顽强地活下云，活得光彩夺目？

但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，不是这里，而是元大都。

随着金的灭亡，南宋也灭亡了。这个和蒙古联盟灭金的南宋王朝，在被蒙古利用完了之后，终于被一脚踢开，并最终走上了和金一样被灭的道路。

蒙古逐渐统一中原，定都大都。

关汉卿又来到了大都，他似乎在寻找或等待着什么机会。

但大元并没有给他机会。

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，极度藐视汉文化。蒙古骑兵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宋兵的不堪一击，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。他们错误地将这种军事上的优势，转变为心理上的优势甚至是自以为是的文化优势。

